

也谈当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邓传德 / 范雄飞 / 孙华 / 李进才

为克服专业教育的弊端,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国高校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在推行全面素质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推行通识教育,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但无须讳言,只要从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要素来审视,就会发现,我国高校目前所进行的通识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远未达到目标,更未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如何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评价,找出存在问题与对策,已成为摆在我国高等教育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培养方案的设计和教学改革举措的选择,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从这些基本要素来审视目前我国高校所推行的通识教育,应当说与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首先,从人才培养目标审视通识教育,就会看到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远未得到充分体现。众所周知,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集中体现所要培养的人才的根本特性。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能满足现代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和“全人”,即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就其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都要接受的非专业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为人品格和人生态度的教育。通识教育与我国高校广泛开展的全面素质教育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也有区别。全面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等全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是21世纪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核心内容,是新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认识的一种深化,是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统一,再到全面素质统一的教育,是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全面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以人为本,体现教育对人的全面关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然而,从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来看,有些高校尚未抓住通识教育的内核,尚未摆脱专业教育的束缚,习惯于仅从专业的角度上确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没有真正体现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目标。尽管不少高校做了一些尝试,但实际上步子不大,成效不够明

显,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从人才培养方案审视通识教育,就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识课程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规格的总体设计蓝图,是学校组织教学活动,实施教学管理的主要依据。我国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大多仍是以“专业”为目标,专业课程偏多,通识课程偏少。一、二年级多是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三、四年级以专业课为主。通识课大多安排在公共课和基础课之中。学生一二年级接受通识教育,学习通识课程,三四年级接受专业教育,修习专业知识。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真正的通识教育课程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识教育还只是专业教育的点缀和陪衬。最近几年,一些高校对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和活动虽有所拓展,但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通识课程的设计和学分安排的可回旋余地仍然非常有限。尽管有的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开出了长长一串的通识教育课程,但由于必修、选修课程学分比例以及限选课规定的限制等原因,学生实际能够选择修习的通识课程却是非常之少的。相当一部分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虽然也称作通识教育方案,但从本质上看基本上还是专业教育,或者说带有很深专业教育的痕迹。正如有的专家所深刻指出的:以专业教育为导向的传统教育性知识体系,对专业教育之外的社会适应性教育、对有效知识结构和总量很少考虑,至少缺乏系统考虑。相比之下,发达国家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有通过分类必修课实施通识教育,有以核心课程为主实施通识教育、典型代表是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有通过经典名著课程实施通识教育等。而对我国高校来说,通识教育的实施和通识课程的建设,目前都还处在摸索阶段。

第三,从实施的改革举措来审视通识教育,应当说还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我国高校针对专业教育存在的弊端,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也不同程度地收到成效,无疑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实事求是地说,距离实施通识教育仍有很大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实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它针对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和实用化而忽视通识教育、过分注重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等不良倾向,试图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引文入理、文理渗透”等来改变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的全面素质,特别是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部有计划、有步骤

推进这一意义深远的改革举措，并将人文素质教育列出若干课程写进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必须修习的学分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全局和长远讲，从通识教育人才培养要求来看，显然是不够的。比如，中国科协通过调查认为，高校既要“引文入理”，也要“引理入文”，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需要增强自然科学素质。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的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文素质教育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足，而且还要看到通识教育的对应物不是“应试教育”或科技教育，而是专门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模式，它既包括对人类主要知识领域的把握，也包括对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的改造。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目标之一，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

从2001年开始试行，在全国高校引起极大关注的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计划——“元培计划”，是改革步伐大、具体实施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该计划结合北大的特点，吸收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方案的一些主要内容，把现有的学分制改为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把通识教育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在实施通识教育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正取得可喜的成绩。然而就其实施范围来看，在北大也还只是局部的试验，就全国高校而言更是凤毛麟角。

此外，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许多高校先后实行了文史哲基础打通，高年级再分专业的改革试点，实行了按大类招生，适度分专业培养以及实行“大文大理”教育模式等，这均是对专业教育思想和模式改革的重要改革和探索。也还有一些学校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质上还是将通识教育限定为通识类课程。这些课程也只是实施通识教育的部分体现，而不是全部，都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二

当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与发达国家通识教育相比，之所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高校内部专业教育思想根深蒂固，阻碍了通识教育的实施。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学习前苏联的办学经验，改院系制、学分制为专业制、学时制，并沿袭达数十年之久。这种变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的弊端，极大地强化了高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人才培养从单纯具有较强专业知识逐步向具有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转化，培养现代社会发展的“合格公民”和“全人”，在高校内部往往受到传统的专业教育思想的抵触，这是通识教育推进过程中来自高校内部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因此，要破除这种障碍，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彻底打破专业教育思想的束缚，走打破大

学专修传统，适应时代，不育专才的道路。

其二，社会对高校评价标准的错位，误导了通识教育的实施。近些年来，社会对高校的评价名目繁多，评价主体有的来自政府有关部门，有的来自社会组织，有的来自专家个人。评价内容涉及办学水平、科研水平、教育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而这些评价的标准，大多都比较注重硬件设施优劣、科研成果多少、学科专业水平，涉及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要么缺失，要么只是注重专业教学的衡量，而忽视了人才质量的全面考核。而这些评价的结果往往作为学校增设新专业、扩大招生、增加拨款以及新增硕、博学位授予点的重要依据，有的评价结果还在媒体上予以公布，对高校社会声誉产生很大影响，迫使高校追逐评价标准设定的指标体系，而忽视通识教育的推进。

其三，受教育者实用主义的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识教育的实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分工日益细致和严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普遍感受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许多人之所以对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史无前例的兴趣，不在于它本身能得到什么，而在于他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得到一定的专业知识，毕业以后能得到相应的收入。人们受此教育动机功利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通识教育的求知欲望衰减，影响着高校通识教育的实施，出现了政府学校重视，不少受教育者漠视的较大反差现象。

三

我国高校推进通识教育，当前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学有所长的前提下涉猎广泛的学科，形成宽广的视野，与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具有知识广博性的要求是一致的。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是，相对于少数高校仍承担着精英教育即培养一大批拔尖人才的使命而言，多数高校应以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首要目标，这当然离不开专业教育。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要实现完整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同样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因此，在过渡和衔接阶段要努力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二者的有机结合。现阶段应该通、专并重，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生做人的基础、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以及完美人格塑造的基础。

社会性与功利性的关系。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培养，通过培养人来为社会服务，这是教育社会性的体现，是教育质的规定性。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更应该把教育的社会性放在首要位置。针对人们过分注重教育功利性的状况，高等学校应排除影响和干扰，从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这一根本出发，切忌把学生培养成只是接受专业教育的“半人”。这种“半人”教育突出表现为知识面过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不足，功利导向过高，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大众化进程中的我国高等教育，不(下转第78页)

程序不够规范,没有统一标准,不仅常常导致参与项目各方的入学要求和对入学标准的解释出入很大,使学生很难获得有关项目的准确信息,而且各国对学位层次结构认识的差异,使兼容性的入学标准很难建立。由于录取标准不一,进入某些高校学习很容易,有的则很难,学生对录取不公的现象颇有微词。因此,参与联合硕士学位项目的各高校之间建立相对统一的入学程序和录取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2. 平等参与和海外生源问题

尽管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在布点时考虑地域分布问题,联合学位的招生中也尽可能考虑生源的多样性因素,但由于联合学位项目花费高昂,欧洲各国高校和学生的经济条件差异很大,有些高校由于经费紧张不能参与到联合硕士学位项目中,不少学生也因为花费高昂而不得不放弃进入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学习的机会。从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由于中、东欧高校和学生的经济状况不好,能够参与其中的并不多,而西欧高校和学生则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同时,从生源的经济条件来看,联合硕士学位实际招收学生的社会背景有日益同质化的趋势,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占主流。

实施联合学位计划的一个目的是增强欧洲高校对欧洲以外学生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对于如何吸引欧洲以外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关注。联合学位项目涉及的主要是定位于欧洲问题的学科,这种对欧洲问题的过分强调并不能有效吸引大量的非欧生源,绝大多数项目过分关注欧洲内部的生源而忽视海外生源。同时,海外学生常常面临更多管理方面的障碍,如签证问题。

3. 学位授予和质量保障问题

由于各国法律对学位授予的限制性规定,使不少高校不能直接授予联合硕士学位。对于完成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学习的毕业生,多数情况是在授予一国高校法定学位的同时,颁发一个由所有参与项目合作的院校共同签名盖章的证书。国家学位具

(上接第68页) 少学生求学的目的是将来能够从事较好的职业,因此,学生通常会选修与职业有关的课程,而回避与职业关系似乎不大的课程,这与通识教育着眼于在非专业领域拓展学生视野的宗旨是相悖的。高等教育的社会性和功利性的关系如果不能得到正确地处理,通识教育的真正推进将是一句空话。

人的全面素质与毕业生就业的关系。本科教育承担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主导型就业制度已经形成,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学生就业期望值过高,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在挑选人才时过分看重专业成绩和所谓的“本事”,忽视人的全面素质的要求。因此,在这种价值取向和社会用人环境的影响下,通识教育在高等学校自然而然地被淡化和边缘化。所以要推进通识教育,根本途径是提高塑造全面人才的认识,构建一个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和谐社会,创建一种完美、健全的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氛围。

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

有法律效力,而证书则不具备,尽管联合学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用人单位的认可,但并未获得法律承认。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趋势来看,各国势必将修改本国的学位授予法规,高校获得法定联合学位授予权是指日可待的。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欧洲高校越来越意识到建立联合硕士学位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维护和提高项目的整体质量,而且还能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个透明的筛选机制。但是欧洲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近10年来才开始陆续建设,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很大差异,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还没有建成。在参与联合硕士学位项目时,各国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如何衔接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参与高校和教师的重视。因此,建立欧洲联合硕士学位项目相对统一的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将是保障这一项目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郑骊君)

参考文献:

- [1]Christian Tauch, Andrejs Rauhvargers. Survey on Master Degrees and Joint Degrees in Europ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02.
- [2]David Crosier, Kate Geddie. Developing Joint Masters Programmes for Europe: Results of the EUA Joint Masters Project (March 2002 - Jan 2004).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04.
- [3]Andree Sursock, David Crosier. Guidelines for Quality Enhancement in European Joint Master Programmes: EMNEM - European Masters New Evaluation Methodology Guidelin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06.
- [4]杨辉,许明. 联合学位: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4(1).
- [5]阙闻.“欧洲高等教育区”视域下的硕士学位改革[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4(2).

础,是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来源。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与高考类似,采取的是统一考试制度,即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划定分数线。在招生考试课程的设置上,仅以专业课、外语和政治为主要课程;在录取上,以考试分数为主要依据。尽管也有面试,但更多还是侧重专业知识,缺乏对学生全面素质的考查。因此,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指挥棒,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高校本科教育阶段通识教育的开展和效果,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有些专家认为,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选拔了一批应试型的学生,而一些综合素质较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学生则无缘接受研究生教育,这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可喜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部分高等学校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积极的改革,招生方式和培养模式将成为改革的重点,复试也越来越重视考查考生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李进才系江汉大学名誉校长】 (责任编辑:郑骊君)